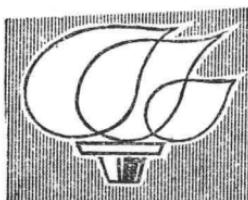


春天的摇篮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春天的报信

李锐



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

春天的摇篮

共青团上海市委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
春天的摇篮

共青团上海市委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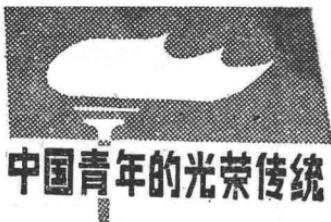
*

787×1092 1/32 10.25 印张 168 千字

1982年4月北京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1,000 册 定价 0.72 元

目
次



理想之路.....	田 泽	1
几首歌引起的回忆.....	司徒汉	9
第一次参加战斗.....	汪鼎耜	24
为了迎接黎明.....	钟沛璋	32
在缪司神麾下.....	李振家	40
通向“山那边”的交通线.....	耿光锦	48
我与《同济人》.....	丁申宽	59
“G”.....	曾昭者	70
狱中五个月.....	姚芳藩执笔	85
虎口五天五夜.....	张清澈	101
铁的纪律.....	杜淑贞	109
谁开除谁?	缪 鹏	118
“伪学生”的故事.....	陆兆珊	126
三个回合.....	诸咏芬	140

目 次

三万姐妹一条心	包仁宝	144
“六·二三”运动片断回忆	陈震中	149
一张学生证	任民鉴	158
斗“狼”琐忆	郁 群执笔	162
反“会考”斗争	史 采	168
“交大万岁”	周盼吾等	180
冲破重重封锁线	沈 涌	199
和平女神像下被捕记		
“曹氏墓园集训班”	朱亦红	218
第二条战线上的一支号角		
救饥救寒运动散记	王 敏执笔	240
春天来到之前	鲍世宰执笔	255
春游杭州	周浩文	277
火，烧破黑夜	李家鎬	285
春风绿到江南岸	庄绪良	292
第二条战线革命烈士小传		304
穆汉祥烈士	史霄雯烈士	
陈仲信烈士	严赓初烈士	
写在本书后面	李志伟	316



理想之路

田 泽

朦胧的追求

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云南西部的边远山区度过的，那里非常贫穷落后，不仅生产落后，文化教育也相当落后。我家所在的县城，连个初级中学都没有，所以，我读完小学就只得离开家乡，到外县去上中学。

进中学后，有一天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，叫《我的志愿》，迫使我严肃地思考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。记得在作文中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……我不愿高车驷马，为官作吏；更不愿作大腹便便的富商巨贾；我将竭一己之能力，忠国家之事业。……”

但是，什么是国家的事业？用什么去忠国家的事业？

我脑子里却是一本糊涂帐。直到初中毕业时，我才象发现新大陆似的，悟到农业的重要，于是报考昆明市的昆华农校。发榜那天我赶去一看，中了，而且是第一名，心中确实万分高兴。

谁知才念了一学期，战争的狂焰就把我对未来的事业的憧憬烧毁了！

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当落后的空袭警报还在哀哀嘶鸣时，日本轰炸机已大批飞临昆明上空。这简直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呀，唯一的生路就是向郊区逃命。正当惊慌失措的老百姓，扶老携幼地拥出东门，群集于交三桥时，成群的炸弹从天而降，在人堆中连连爆炸。顿时，浓烟滚滚，火舌冲天，血肉横飞，断肢残臂，遍地狼藉。过了一星期，我又经过东门，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冲鼻而来，又刺激着我悲愤的心灵。呀，我们的祖国为什么任人践踏？我们的人民为什么任人屠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振兴农业能够挽救垂危的祖国吗？我对自己追求的目标开始怀疑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搬到昆明来了，同济大学也接踵而至。我似乎发现了第二块新大陆，心里暗暗想：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我国，敢于灭绝人性地屠杀我们的人民，就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发达，枪炮不如人。要振兴国家，看来要学工。同济大学是著名的理工医大学，于是我改变了自己事业的方向，考进了同济附中。一九四三年夏季后，升入大学部工学院，踏上了科学救国的理想道路。

这里的青年学生，来自全国四面八方，有大后方的，有沦陷区的，还有从关外东三省来的。我最接近的同学，一个是滇南人，一个是滇东人，一个是昆明人；而我是滇西人，这样东南西北就全齐了。从表面上看，把我们四人连接在一起的是同乡之谊，实际上是志同道合，是“科学救国”的共同理想。回到宿舍，我们常常谈论时局，每每谈起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就悲愤不已，有时甚至失声痛哭。

也许是忧国忧民之心所驱，我们经常在一起高唱《毕业歌》：“……巨浪，巨浪，不断地增长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！”这支歌给了我们力量，我们发愤读书，立志富国强兵，驱除东虏，挽救中华。现代的青年一定会笑话我们：读书怎能救国呢？当时，我们却是那样地坚信不疑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，满腔热血沸腾，为救国救民而发愤读书。

投笔而从戎

珍珠港事件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湘桂战役，国民党数十万军队节节败退，日寇没费吹灰之力就打到了贵州的独山、都匀。在缅甸的日本鬼子也打到怒江边上。云南省处于东西夹击之中，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，科学救国不行了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大、中学生沸腾起来，悲歌慷慨之词不绝于耳。

蒋介石别有用心，利用青年学生纯真的爱国热情，打着抗日旗号，动员十万青年投笔从戎，建立青年军。

同济大学投笔从戎的报名仪式在禹王宫举行，墙上刷着“还我河山”、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、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等标语，《毕业歌》、《松花江上》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救亡歌声，在校园里回荡。校长徐诵明讲话后，教授代表和东北流亡学生代表相继登台，泣血陈词，感人肺腑。无论师生，无论男女，几乎都热泪迸流，气氛十分悲壮。

我们四人都当场签名参军，全校报名者达七百多人。后经体检检查，两百多人获准参军，我们四人就这样参加了青年军。

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，我们整装上船赴泸州报到，全校师生都到江边欢送，许多同学一边哭，一边沿长江奔跑，直至看不到载着两百多征人的航船为止，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”的悲壮气氛。

我们暂时压抑了科学救国的理想，充斥于心头的唯一愿望是：上前线去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！

胜利的喜悦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，这天，编在通讯连的一位同学在抄录电码时，突然满眼熠熠放光，接着，扔掉耳机，高兴地发疯似地边跳边喊：“日本鬼子投降了！无条件投降了！我们胜利了！……”

顷刻之间，整个部队沸腾起来，拥抱，奔跑，跳跃，呼喊，哭泣，狂笑……人们以各种方式尽情表达自己的欢欣。“祖国万岁！”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许多人叫哑了嗓子。

“我们可以复员回校读书了！”

科学救国的理想，又在我们心中萌生了。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描述着各自的理想和抱负：

“我是学医的，我这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要叫世界看看，我们中国人还是不是东亚病夫！”

“我是学测量的，有一天我要飞上蓝天，尽情欣赏祖国的锦绣河山，然后详尽地测量每一寸国土，绘制出更新更美的宏图！”

“多造一些拖拉机，让千百万人民丰衣足食！”

“还要多造一些飞机大炮，看那些天王爷老子还敢不敢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！”

我们天真地述说着，议论着，从心里往外高兴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。复员杳无音讯，坏消息却接踵而至：昆明发生了“一二·一”惨案；重庆校场口发生特务殴打进步人士郭沫若、李公朴事件；云南的大批士兵被骗，说是去接管越南，却由海路运到了东北内战前线。最令人愤恨的是，蒋介石阴谋把我们调到西安，去包围陕甘宁边区，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，且已派人去西安勘察营地，其中有几个就是同济的大学生。

“双十协定”签订后，我们终于获准复员了。

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，我们重新穿上学生装，奔向同济大学所在地——上海，科学救国的理想之火，重新在胸膛燃烧起来。

理想破灭了

十里洋场，灯红酒绿，洋人高视阔步，巨亨脑满肠肥，美国水兵的吉普车横冲直撞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小轿车耀武扬威，商店橱窗里，“USA”的商品琳琅满目，酒吧舞厅里，传出不堪入耳的靡靡之音，而广大劳动人民却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。这，就是上海最初给我们的印象。

我们到上海不久，几万学生走上街头，高呼“反内战，要和平”的口号，举行示威游行。上海各界选出十一名代表赴京请愿，结果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打，酿成“下关惨案”。人民反对内战，要求和平，何罪之有？政府为何大打出手？真叫人苦思不得其解。“下关惨案”刚过，令人困惑的事情接踵而来：七月中旬，李公朴、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；国民党五十万军队进攻苏皖解放区；上海二千余家民营工厂破产倒闭；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；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军皮尔逊强奸，政府却置之不理；通货恶性膨胀，物价如同脱缰之野马，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，许多人毙命街头……

我们原先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，打算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ABC”；但是，面对严酷的现实，我们实在坐不住了。科学救国的理想，被无情的现实撞得粉碎。

理想破灭了。有心报国，无路请缨。我们真是伤心极了。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，很快就把我们卷了进去。一九四七年五月，我们出于义愤，参加了声援南京“五·二〇”

惨案的示威游行。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，使我们很自然地同情正义的学生运动。所以，此后，凡是反美反蒋的活动，我们都积极参加。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学生运动，我们逐渐认清了蒋介石政府的本质；通过检讨几年来走过的生活道路，找到了正确的理想。于是，我们开始寻找共产党。

找到了归宿

同济“一·二九”事件后，我们四个伙伴之一的尚开茂被校方开除了，但他并没离开同济，也没离开我，而是更关心我。

尚开茂代表党组织对我进行革命理想教育，先后三次从我手里接去我的入党报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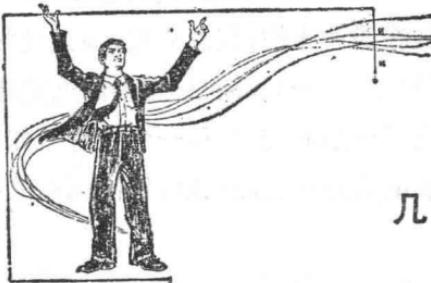
敌人对我盯得很紧，我多次发现有条很难甩开的尾巴，他就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。我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了。但是，到哪里去呢？一无亲戚，二无朋友，又身无分文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隐蔽所。闵行路三角地菜场附近，驻着一队国民党空军的地勤人员，里边有我的一个远房亲戚。他那个地方比较安全，国民党的军警不会去那里搜捕，我便安安稳稳地住在那里。

一天，我的入党介绍人尚开茂突然来找我，握住我的手说：“祝贺你！田泽同志。”同志，这是多么神圣的称呼啊。党啊！亲爱的党，我的灵魂飘忽了二十多年，今天，才算真正找到了归宿。十几年来，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，探索着生活的道路，经过一番曲折，如今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握着尚开

茂的手，往事一幕一幕在脑际重映。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一股暖流流遍全身，全身的血都在沸腾。

我为了追求理想之光，左碰右撞，上了不少当，走了不少弯路，那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。今天的情形大不相同了，道路已经指明，号角已经吹响，青年朋友们，坚定不移地前进吧！

(宗 洲整理。题图：朱玉成)



几首歌引起的回忆

司徒汉
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，火热的战斗生活，把我推上了音乐舞台，担任旦声合唱团的指挥，“音乐欣赏会”的讲解人。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，我们唱歌，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，而是为了同敌人进行斗争。如果说，战斗的生活如烈火，那么，战斗的歌曲就是烈火中迸发出来的火花。它是第二条战线上的特殊武器。那些歌曲，有的象战鼓，鼓舞着我们战胜困难；有的象照妖镜，揭露了魔鬼的原形；有的象匕首，刺得敌人胆战心惊。我们唱着歌走进革命行列，唱着歌向敌人发起冲锋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雄壮的战斗歌声，依然同当年的战斗场面一起，萦绕在记忆中。

《茶馆小调》

我十分爱好音乐，所以，一面上学读书，一面从师学小提琴，学作曲。抗战胜利后，我满怀喜悦地由重庆来到上海复学，以为来到“音乐之都”，可以潜心学习音乐了。万万没

有料到，这个“音乐之都”，原来是个鬼笑人哭的悲惨世界。

黄浦江上，美国军舰在横冲直撞；夜总会里，国民党“劫收大人”在寻欢作乐；南京路上，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逃荒者，拖儿带女在沿街卖唱；金陵东路的走廊下，一个个骨瘦如柴的劳苦大众，支撑着垂死的身躯在受冻挨饿，发出沉重的呻吟。

每当我抱着小提琴到老师那里去的时候，鬼笑人哭的声音，就在我的耳边回响。我自己问自己：学音乐为了什么？我们苦难的民族啊，何时才有出头之日？回来的路上，我漫步黄浦滩头，心底里写下了苦闷、彷徨的音符。

在复校后的第一次音乐会上，我指挥旦声合唱团，演唱了《海韵》、《百合花在开放》等名歌，企图以此解脱现实的苦恼，寻求暂时的艺术安慰。也是在这次音乐会上，地下党领导的缪司社音乐组，却演唱了《茶馆小调》，它那辛辣的讽刺，惹起了满堂哄笑；它那昂扬的音调，激起了阵阵掌声，一扫音乐会郁闷的气氛，整个会场顿时活跃起来。

音乐会散后，我一夜没有入睡，思考着《茶馆小调》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感人力量。它，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。是的，我不过是企求在艺术的暖窝里睡一个闷头觉，和小调中所描绘的那个茶馆老板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呢？真是越睡越糊涂，越睡越苦恼啊！“倒不如干脆，大家痛痛快快地谈清楚，把那些压迫我们，剥削我们，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，从根铲掉！”想到此，虽然夜深了，我还是从床上起来，急不可待地学唱这首歌曲。从此以后，在每次集会中，我都要跳

上台去教唱《茶馆小调》。一曲小调，把我从彷徨中唤醒；把我引出音乐象牙之塔，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洪流。

《团结就是力量》

一九四六年的冬天，复旦大学校园里异常沉寂。三三两两的同学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教室。天，阴沉沉的，象一口铁锅扣住地面，人们从心底里感到压抑、痛苦。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了，祖国依然满目疮痍，苦难深重。经历了八年的浴血抗战，人民赶走了日本鬼子；政府却迎来了美国鬼子。祖国的天空，美机在呼啸；祖国的江河，美舰在横行；祖国的大地，美军在践踏……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美军竟然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，郁积在同学们心头的愤恨，终于象火山一样地爆发了。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宣告成立。一九四七年元旦，全市学生举行抗暴示威游行。

我能为示威游行做些什么工作呢？当年为了宣传抗日，我学会了写美术字；为了反美反蒋，我重新提起了画笔，参加书写示威游行的横幅和标语。天亮了，我们把连夜赶制的“美国兵退出中国，不然就滚出去！”的横幅插在草坪上，同学们迅速汇合在横幅下。这时，旦声合唱团的负责人张渝民站出来，教大家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：

5 · 4 · 3 · 5 · 1 · 2 | 3 — 1 0 |
团 结 团 结 就 是 力 量，